

白氏長慶集

二十三
二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三

哀祭文身凡廿四首

哀二良并序

城北門文為濠州刺史作

祭符離六兄文

祭楊夫人文

祭小弟文

祭焉江才五兄文

祭淳梁大兄文

祭匡山文
尺文

祭廬山文
正尺文

祭李侍郎文

禱仇王神文

祈臯亭神文
文

龍文
門文
陳文

浙江文
尺文

哀六良尺并序首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

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
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
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
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
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
危行遇害惜乎太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
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
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
務如刀劔發劔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

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
之任必能經德秉節紹復隴西南陽之事
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
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睽何其
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
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直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
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
兮鄭羅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

兮而入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
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
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林爲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于外城北門
某聞北鄘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
祭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

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
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哉之某以天子休
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
飢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
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
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鄘之神
門之靈於戲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
俾雨永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於茲
兮而祭符離六兄文惡丁月於財感主此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
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
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
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
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
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黔歛之間欣然一
覲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
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
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

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
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
敬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
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
羶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
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
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奉養之中畫爲墓
田濰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
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

鑑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煢煢然京
野祭揚夫人文以主壽國將壽之於夫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
日己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
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
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
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
玷發爲淑聞著爲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

式噫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
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人必有涯
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
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
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
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
此况一嬰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娣姒
視疾歸櫬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
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少未知乃使哀情

倍鐘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
雲愁無色娣姒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
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
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
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大正廿年二月某朔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
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

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
黃墟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
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天
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權殯爾濰南古原
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
位於東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
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
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
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楸之下

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
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
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
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
爾骨在棺吾親真酹於爾牀前苟神理之
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矣所願無違
祭烏江十五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

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
非天天人人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
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
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
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
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時
門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
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
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

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俦
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參選於東都俱署
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
友子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怡弟兄
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
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
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衍從容何朝不
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
于躬謂至行之有咎必景福以來從嗚呼

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鐘年及不得四十
而歿於道途之中鬱壯而不展結幽憤於
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三千里外身歿
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旒未辨
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
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冷晨之弟姪
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
奠而退會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狀惟
尚饗之嘆

祭浮梁大兄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
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
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
修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
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冀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
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
交遊行路尚爲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

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時吐吉寔窳
有期下邳南原求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
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
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
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
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
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

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
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冀茲靈俯鑒
悲懇哀纏痛結嘗未成文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辛酉二月辛酉朔二
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
正直聰明扶匡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

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
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
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聽之歆此薄奠非
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三日
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爇
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其下大小諸

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
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
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
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
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
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
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
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
不敢讓福但使飛厲不作魑魅不逢猛獸

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必則神道之
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尚饗亦庶幾
心自祭李侍郎文獻公洪公贊辭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景申朔十日
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
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
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

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蠶慕肉時重爵
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書六
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
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
盛公既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
第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
振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
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
八亦不爲夫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

忽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之、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爲門戶、惜主、爲骨肉、惜親、爲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况積也不才、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長索能、信非倫擬、一言吻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清問登近

遮羅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乾、波瀾四起、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辯君子、以膠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茂栢權、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瘡癘、次叙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潛然、積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室多故

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
急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
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酒喫言約
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
何處捨我何之豈反真歸莫然而無所爲
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恍如聞兮倏
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
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
乎有時指岐下以歸祔備大葬之威儀禮

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舉兮
輻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
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
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
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
日巳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
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

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
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
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
念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
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
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
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
辜焉若一昔之後神其有知即能輝靈申

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明若
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
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日之祈臯亭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廿六
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
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
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
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

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
靈雖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撰日祗事改請
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
聰明正直潔靖茲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
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
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
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
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騰
響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顛望而不

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
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
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
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
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
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
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

依神無靈、將恐歎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
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
一雨滂沱、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
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奉安吏蕭香火持
甲申祭浙江文苑科舉詩賦試卷軍東官封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四日
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
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
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紀、

安波則爲利、幹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無知也、如
有憑焉、侵淫郊鄣、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
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
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
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崩人、無蕩
析、敢以醴幣羊豕、沈奠于江、惟神裁之、無
忝祀典、尚饗、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三
上
不審前入無
水鄰與軒同
具用辭
天無事
有慈
同之
突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四

刻碑碣凡六首

突有唐善人墓碑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

序

唐故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

序

傳法堂碑

唐故景雲寺律大德石塔碑銘并序

唐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有序
新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
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
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
子中允進德曾祖也、隰州昌明令珍王、大
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
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

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
疾即世于長安修符里第、是歲五月二十
五日、歸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
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朴、恪、慤、碩、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
御史、比部、兵部、吏部、貧外郎、兵部、吏部、郎
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
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

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
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鉞作行狀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
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
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痿子勸吾食吾
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痿子公小字也
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
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

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
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
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
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府詹府時
以貞悛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師懼恐高
之摻請爲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
爲御史時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
以諷爲吏部郎中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
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輩

無緣爲姦訖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
削間有以自是不屬者因請告改少尹少
尹時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禮部
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
時由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
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廣乎易簡
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
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
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

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
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
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
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
皆詣理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府
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曰坐䟽與梁
蕭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
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游出涕執友慟夫
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長。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自公神道碑銘并序。其碑善表王六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

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即公王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閭閻稱。迄今爲江南右族。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

能屬文、從鄉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

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河水滌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聞直、密疏誣奏、以附

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

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信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

何哉長慶二年某年月某日平叔奉祖德
碣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桶杙不作棟梁
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可大輅
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遇我而我不
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
其美又才其孫以太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公之懿直宜爲李道康之無餘之公
其命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

碑銘 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
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
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
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
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
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
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
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戶部

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
易文其碑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
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
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
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
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
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
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

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
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
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濬刑廢劫士庶公與
同官范陽盧異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
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
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
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異在
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
詔褒美時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

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
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
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
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
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
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
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
舍之明有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
常有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

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
歎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
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
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
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
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
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
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
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

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浸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治見託譔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世傳法堂碑

王城畱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二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師有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

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
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那
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傳鏡智璨
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天鑿能是
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謚
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
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
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
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

百嚴暉俱父事天寂若沈第然章敬澄若
父父兄弟遙山欽若從祖兄弟鵲林素華
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
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
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
時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
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
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
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

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
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月與山神受八戒於
鄱陽作廻鬱道場十三年盛非人於少林
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
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
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
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
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
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

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
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
時常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旣曰禪師
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
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
一也如江湖河漢在立名名雖不一水性
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
分別第二問云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
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

如建冲契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
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
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
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
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
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
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

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
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
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
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雖佛
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
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
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
雲大師得之師諱止弘姓饒氏曾祖君雅

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
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
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
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
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
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
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
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
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
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
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
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
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
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
男女曰我得度者萬五千七二人示生
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巳亥遷化于東林
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
墳住二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

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
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輒
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
碑有銘曰昔莫香碑正十十二人示坐
華佛滅度後十薈蔔香衰好醍醐味醜
來誰反是香十誰復是味景雲大師
景雲之生一匡苾芻坐中興毗尼
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
昔景雲來道行者隨踐迹者歸

今景雲去真升堂者思入室者悲
鑑峯之西至虎谿之南石塔巍巍
有記事者所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并序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
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
家具戒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
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

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縣經
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
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
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
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
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于寺道北附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
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
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擣無畏鼓故登壇進

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
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有興果訖東林
一盂齋一榻居衣麻寢菅如坐七寶繇是
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
之迨啓手足日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
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在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
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

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回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訖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揔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游託爲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訢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一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辭教會十三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四

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太原白氏墓誌
銘并序

大原白氏之殤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

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
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
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
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

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

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諫存焉

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由賢之

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

十九御之政多明於妃妃先以采繁之誠

奉于上故能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

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

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

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
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
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
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真於靈坐修無上
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
誌于墓而銘曰
不敬知本國史家語亦嘉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己丑兮日丁酉兮
惟土由兮與時月龜兮著兮偕言吉我我

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會王薨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
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
恩也越十二月辛八日詔京兆尹播監視
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
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
也王諱縝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
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

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
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
福延爲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求二十而
終哀哉皇帝厚悼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
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
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
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
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

墓誌銘曰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
爲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
家婚嗣咸詳于史謀故不書公諱某字某
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公是爲平簡公會
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
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
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

始授郾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
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
立斃六七十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
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
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祿山始亂
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劫廩
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寮吏子弟
急擊之殺俊伽羅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

寧朝庭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
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
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
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
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
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
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
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
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爲衛尉少卿相

國王公縉繞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
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
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薨于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
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
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
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
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
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

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
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
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
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
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逵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
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
逵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
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

朝賢表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響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年月日始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瑩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追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以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帶并序又銘鄭氏墓誌大夫是世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大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

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
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
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
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
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
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
次曰拒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
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

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
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
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
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
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諱在比部
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
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
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

妹以悌聞發自知不自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沒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

受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

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稍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東諸子孫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太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擯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括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其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

則何用而不臧矣。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

者使悍妻和器，毋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
曰：晉姚之傑本飲河繁快官無可味。諫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
鄭夫人，字知覺，善書文。天寶中，嫁鄭氏。
惟此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誌銘。明并
刻今序。有欲知鄭夫人之學，請讀此誌。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有周靈王太子晉。
凡三十世，而後生翦翦為將。畢夫二世而
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為太原人。又十九代

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
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主屋縣令王
父諱大璉爲嘉珙司馬諱昇爲京兆府咸
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
對沈謀秘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
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
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
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
運使元載及知之假本州司倉庫掌運務

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
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
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
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
寇初珍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蓄畝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
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謀地官
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
融之姪孫鄴州司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
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
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
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
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
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
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
不世卒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一女適

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
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
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
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
爲行發爲文宜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
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
勳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

濟人爲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
心齊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
生道爲命履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
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
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
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
事文學之具美叢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
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太王氏之門以甚明
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玉庭也

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
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
焉辱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
孰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
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闡彰
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
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
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嗚呼自鍊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郿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誌銘

并序

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鎰之弟某女韓城令諱

欽之外孫故郿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庚之姪前京兆府兵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筓以柔正從人郿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郿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成人爲慈祖母迨乎索

蒸嘗敬賓客睦鄰妯娌五刀及善琴書皆出
於餘力焉真元祐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
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棄冬十一月權窆
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祐八年春二月
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邳縣義津鄉
北原即類川縣君新塋之西次從存歿之
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泐血秉筆
言不成文銘曰
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

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
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
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大原白氏之殤墓銘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大原
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鄰官
郎中王父諱鎰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
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大夫入類川
陳氏封類川縣君幼美歸類川子龜旣

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
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天徐州符離縣私
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源元和八
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邳縣
義津鄉北岡附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扶哀臨穴斷
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恻爾九歲逝不迴埋魂
闕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闢者葬符離
今下邳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三遊洞序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送侯權序

冷泉亭記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
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
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
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以資高
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益之
益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
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
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山元和十一年秋夫原人自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幕窻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蔓雲佷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埴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

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知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

幼迨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

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溱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以簡直、立津、以繩、懸心、春、於許昌縣、今新廳壁、記、昔、邠、邑、今、於、其、民、非、政、不、以、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

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燬、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今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

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歸之哉、烏虜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

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
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
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
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
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
子見其性則思申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
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
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
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
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
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珍瘁
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
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
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

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拳茸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蒼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

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毆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

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

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大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

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
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
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
因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
退藏於窻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
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
堵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
壤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愕然大

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子子亦異之
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
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
其過者厥所居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
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
蘭若東百餘步背牆屋築塲藝樹僅畢明
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
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
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

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
徵之則衆君子謀於杜以亡曹婦人來焚
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
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闐然唯
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
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
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
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辯惑者九月七
日樂天云昔王述與馬告于子亦與之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
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
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
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
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
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
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
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

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
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
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網維令泉
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
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
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又予有江州司馬授忠州
刺史微之有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
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
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
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
見石如疊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如幢
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
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焚蕪刈翳梯

危巖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瞻俯察絕
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
驚動耳目自朱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
昏黑雲破月出兜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
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
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
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
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
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

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
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
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
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自爲三遊洞洞在
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廡間欲將
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古詩
西二遊大林寺序峯前登香巖峯前大林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
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

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
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
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
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
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
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
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
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
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
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會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
垂二三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
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
序不勝負云時春林綠樹前輩題詩在
靈仙代書橋前十八頃田數畝風綿綿味

廬山有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
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揚衡輩隱焉亦出
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
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
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叅龍子十卷雜
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
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
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

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滄海不足
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
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
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
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負
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
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
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

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筆。蓋。因。詩。三。十二。送候權秀才序。山。命。數。金。符。示。人。負。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候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消月賸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候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予而言，子不爲不遇耳。嗟乎！候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

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補、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奠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

卷一

新編



新編

新編